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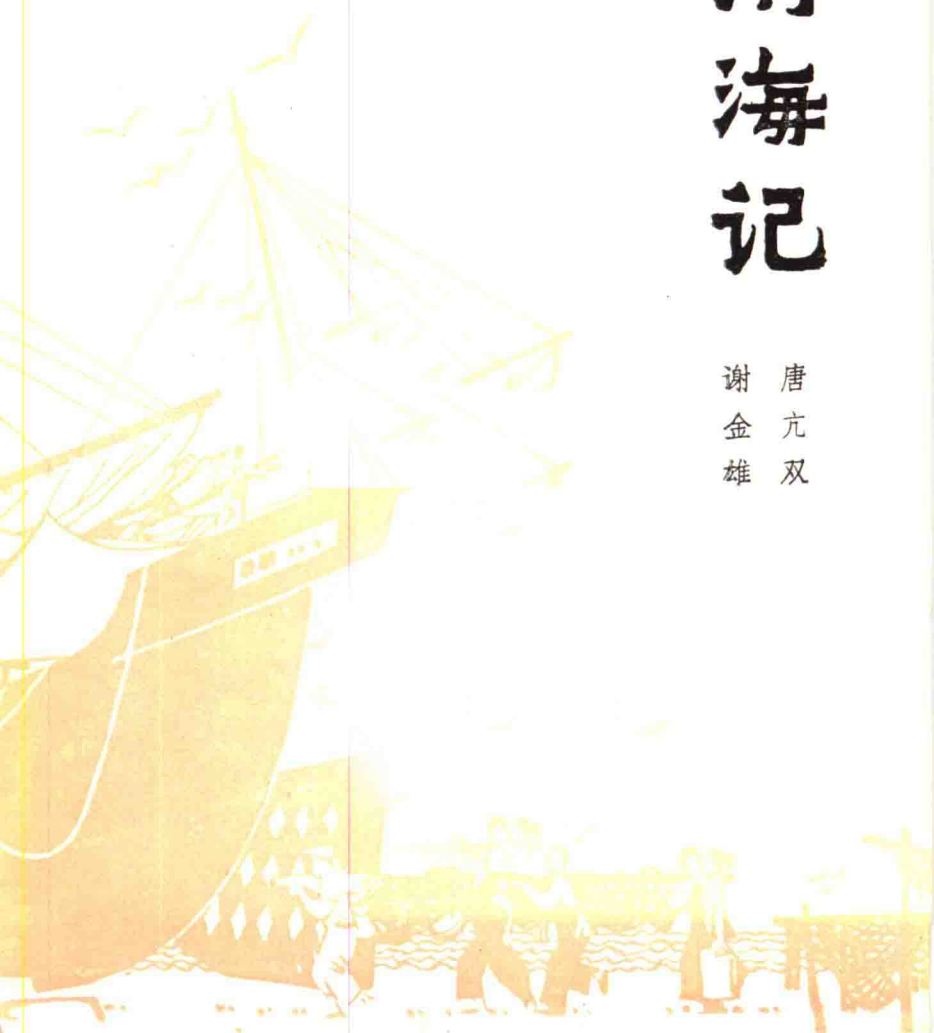
X273
TKS
Z

闹海记

唐亢双
谢金雄

闹海记

唐亢双
谢金雄



封面设计：林 塘、王维宝
题 字：秦罍生

闹 海 记
(下)

唐亢双 谢金雄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25印张 1插页 342,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111·1188 定价1.20元

目 录

三十一	金风送爽的时节·····	1
三十二	人散曲未终·····	18
三十三	远航前夕·····	37
三十四	闹哄哄的狗肉宴·····	55
三十五	海的考验·····	81
三十六	舟行纪胜·····	105
三十七	杀机·····	134
三十八	带雨的梨花·····	147
三十九	大海在咆哮·····	165
四十	特殊的战斗·····	182
四十一	牵肠挂肚的时刻·····	202
四十二	伏龙湾外·····	222
四十三	月黑风高·····	240
四十四	彻夜通明的灯火·····	258
四十五	陈李庙前·····	277
四十六	“残局”·····	297
四十七	风波里的风波·····	313

四十八	海上信使	328
四十九	沉 舟	343
五十	时辰到了	364
五十一	蛇出洞	386
五十二	让他跳吧	410
五十三	壮歌行	434
五十四	荷花岛	455
五十五	绝望的第七天	477
五十六	事急马行田	500
五十七	闪光的泪珠	526
尾 声		541

三十一 金风送爽的时节

晃眼过了一个月。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日子。

早上不到八点钟，排山镇就显得热闹非凡。丰年逢佳节，这里举办了连续三天的物资交流会和运动会。大清早，渔民们从各个港湾涌进镇里，探亲的，逛街的，为欢度中秋佳节选购食物果品的，在水泥街道上汇成一股欢乐的人流。他们衣着光鲜，拖男带女，成群结队，喜气盈盈，到处洋溢着一派繁荣景象。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着二十多个精神饱满、步伐有力的渔民，他们大都敞开上衣，露出洁白的厚笠和结实的身板，脸膛上透着赤铜般的光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得出是不久前从海上归来的。这是马鬃、麻湾、赤沙三个渔业社的船长和社委，早上接到区里的通知，前来参加县委一个电话会议，刚好碰在一起的。

这支队伍大步流星地走着，进入了中心街道。街道两旁的大小店铺，全都披上节日的盛装，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马鬃社社主任，一个终日快快活活的大胖子，用臂肘碰

一碰身旁的鱼炮周兴说：

“喂，周船长，今日物资交流，价廉物美，等会去凑个热闹，你请客，吃一餐龙虎凤怎么样？”

鱼炮白他一眼，瓮声反问道：“你爱吃就吃，为什么要我请客？”

“劫富济贫呗。一〇九这一仗，你们社的鱼产在区里名列前茅，赤沙名气大了，你这家伙也‘发’起来啦。荷包胀卜卜的是不是？哈哈。”

“这倒是实话，钱，大把的有。”鱼炮朗声说，接着透一口粗气。“说老实话，我可是没有心神去吃喝。吃一餐搵一餐的，难啊！”

马鬃社的社主任叫林源，是个富有生产经验的人。今春办起来的一个四十多户的合作社，被他管理得有条有理，鱼产同赤沙社并驾齐驱。他为人乐观、风趣，人们说他心广体胖，都叫他“快活林”。他懂得鱼炮说的“吃一餐搵一餐”不是讲吃喝的事，而是为眼下选择渔场的事情发愁。于是他满不在乎的笑一笑，故意提高声音说：

“伙计，有什么好愁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大海连天阔，何愁没处下网？问问你们的北海哥、大胜叔吧。一个是水獭，一个是海宝，他们早已胸有成竹啦！”

在他们的前面，罗北海、梁大胜、新任二号船长黎德先、三号船长李细多和麻湾社的两个干部并排走着，脚步齐刷刷的，一边在轻声议论什么。罗北海听得出林源在故意逗趣，便回过头来向他笑一笑说：

“别净讲风凉话了，老兄，我真是羡慕你。先进社，又有邹书记驻社，你才是肚里有条杉呢，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梁大胜头也不回，也尖刻地回敬林源说：“什么先进，我不卖账。这家伙事事留一手，从来不公开渔场，就爱跑单帮，独食。十足的保守派，毫无共产主义风格！”

林源马上装出一副委屈样子，冬冬两步抢上前，挤进队列中间，摊开两只胖胖的大手，叫道：“唉咗咗，好大的帽子！你们别冤枉好人。说实话，为这事我们也够头疼的，有人要煎，有人要炒，议论来议论去，就是拿不定宗旨。说我们马鬃不肯公开渔场，没那回事！”

罗北海盯住他的眼睛：“说的是实话？”

“不骗你，我们还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哩。”

“可是我们也没谈个定夺啊。”罗北海说，“在一〇九吃上了甜头，大家的胃口都撑大了，不把赤沙渔场放在眼里，都说要再闯个新天地，吃顿稠的，要不就干脆来个西征。这摆海该往哪里闯，是有点伤脑筋。”他顿一顿，又说，“不过不要紧，有邹书记做主心骨，问问他，准行。”

林源摇摇头说：“看来老邹也拿不定宗旨，别看他表面闲悠悠，唔，别焦急，商量商量，捉摸捉摸嘛。其实是口不对心，他心里比我们还要急煞。这些日子，他又是开座谈会，又是找鱼情资料，绞脑汁，又挂电话找赵书记。嘿，这个官，真不好当。”

“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不想吃个大肉包！”梁大胜说，又问林源：“喲，今日的电话会议，该讨论这件事情

吧？”

“不晓得，大概是吧。”

罗北海满乐观地说：“很有可能。又要打一场漂亮仗了，你等着瞧吧。”

说话间，他们走到了街尾，绕过了小广场，前面就是区公所。区公所门前光洁的麻石石阶上，门旁两侧两座方棧棧的石墩上，早已坐着十多个等候开会的渔村干部，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谈笑风生，好不热闹。这时，区委书记邹刚和区长刘文字刚好从里面走出来，在大门外站定，脸对脸的说着话。邹刚穿一身半新的军服，面露笑容，情绪显得十分轻松；刘文字穿一身洗白的灰布制服，倒背着手，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两位领导人看见迎面走来的一行人，都眼睛含笑地向他们打招呼。林源朝邹刚脸上溜了几眼，突然在罗北海肩上拍了一把，压低声音说：“老弟，是有大仗打，你看老邹那个神气！”

罗北海正要说话，鱼炮抢先几步，冲着邹刚放开了粗嗓门：“老邹啊，我们全都来了，县上区上有什么决断，你就揭盅吧。”

邹刚对刘文字笑一笑，握住鱼炮的大手：“嗨，黑旋风来了。伙计，憋不住了，就想出海，是不是？”

“可不，你看大家都在呱呱叫了，都说一〇九这仗是区委领着我们打的，下一仗该往哪里打，请你们拿出高着来哩。”

邹刚横了他一眼说：“咱们，咱们又怎么样？真是乱弹琴！猛虎不敌地头蛇，该到哪里打鱼，你们自己作主嘛，我可不

当这个瞎指挥！”

干部们都吃吃地笑起来。罗北海从区委书记开朗、从容的神态里似乎看出了什么，他笑着接过话问道：“老邹，这电话会议是什么内容？给我们露个底吧。”

邹刚朝十多张焦灼的脸膛看了一圈，笑而不答。刘文宇慢悠悠地点燃一口烟，说：“唔，给你们透个底吧。仗是有得打的，西海的鲷鱼群旺发，给赵书记截住鱼头了。”

这话一出，渔村干部们全乐开了。鱼炮搔着脑袋咧开嘴巴直笑，罗北海和林源交换着快活的眼色，说不清是惊喜还是兴奋。坐在石阶上和石墩上的干部，都纷纷围拢过来。

“县委的意见，要我们迅速派出船队过港抢收，看你们赞成不赞成。”邹刚望着梁大胜，“胜叔，你说呢？”

梁大胜点头微笑说：“行。这鲷鱼春季在太平洋产卵，三、四月北部湾西南见鱼花，四、五月进入南海往东走，七、八月长得巴掌大，这摆海看来是十拿九稳。赵书记这一手，真是高着！”

鱼炮、周东、芹姑几个青年人异口同声地叫道：“没说的，说干就干，闯到西海去，捕它个船满舱满！”

接着，人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议论开来。在一片议论声中，罗北海感到有点纳闷：在全县规模的一〇九捕鱼大会战中，县委赵书记担任总指挥，他一直同千百艘渔船一道坚守在渔场上。到了八月初秋风乍起，一〇九海区风浪特别大，为了安全生产，县委决定船队撤离渔场，他分明看见赵书记跳上指挥船提前返航的，为什么眼下他不是县城，而

是在西海呢？他想着，抬头问邹刚：

“老邹，赵书记现在在哪个海区？”

“合罗横。”

“啊，难道他一直没有返航吗？那么说，他落西快半个月了……”

“不是半个月，是整整二十三天。”邹刚说，“离开一〇九之后，他们一行几个人——赵书记、朱部长和担任生产顾问的老大工，随即取道西行，进行一次水产资源调查，一路上跑了十多个港湾，行程一百三十海里，他们是前天晚上抵达合罗横的，在那里，奇迹出现了。”

罗北海听着，心里热呼呼的，他呐呐地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邹刚伸开两只臂膀，搂住罗北海和鱼炮朝前走了几步，然后放开手，深有感慨地说：“是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咱们收汛休整的日日夜夜，赵书记仍然一刻不懈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赵玉桐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斗志旺盛的人，冲锋在前的指挥者。他为咱们开路，咱们要努力作战，再夺丰收。噢，他还是从你们船上离开的哩，他的吩咐，大概你们不会忘记吧。”

罗北海、鱼炮神情激动地说：“怎能忘得了啊！”……

半个月前，一个微寒的清晨，曙光初现，朝霞满天。赤沙湾一、二号拖对在墨绿色的洋面上徐徐行驶。社员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吃罢鱼粥，准备起网。忽地正前方响起一阵轧轧的轮机声，从浩浩荡荡的船影中绕出一艘机船，顷刻

间靠上了一号船。县委书记赵玉桐和朱部长一前一后跨上船面。

赵玉桐是一个容貌清瘦、动作敏捷的中年人，剃平头，胡髭连鬓，目光深沉炯亮，眼睛布上几道红丝。浅灰色的土布唐装衫当胸敞开着，下身仍然是夏季常穿的浅蓝短裤，打赤脚。他那粗大的骨架，红铜般的肤色，长满厚茧的一双大手，加上一身浓烈的大海气息，在人群中一站，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个饱经风浪的老渔民。

赵书记是地道的河谷县人。青少年时代，他替地主放过牛，在县城码头当过苦力，也做过自行车工人。华南沦陷不久，他突然在县城里消失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河谷人在谈论银琴江畔一支游击队浴血抗日，英勇奋战的消息时，越来越多地提到他的名字。关于他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以三勇士血战上九顷炮楼的事迹最为轰动。过了两年，赵玉桐是黄竹山抗日义勇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的队伍在山区、渔港、海面，在日寇盘踞的重镇里四处出没，打鬼子，杀汉奸，威震敌胆。人们谈论到他的时候，换上了一个尊敬而又亲切的名字：赵大哥。解放大军进城以后，他担任河谷县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在舵台上一蹲，接过社员递来的水烟筒，兴致勃勃地同大伙招呼，攀谈，活象久居船上的一个老熟人。话题转到集体生产上面，他问罗北海这摆海渔获有多少？冬汛有些什么打算？全年要搞多少渔产品？罗北海回答说，完成今年捕捞两万担的计划，看来满有把握。

“哦，两万担，现在不是已经很接近了吗，怎么还在说老话？”赵书记向身旁的朱部长挤了挤眼，指点着罗北海笑道：

“呸，这个家伙，别看他样子老实，倒是很会打埋伏的哩。”

社员们轻声笑起来。罗北海脸膛一红，连忙补充说：“这个数字看来是保守了，这摆海回湾后准备修订，远景规划也得修订。”

赵玉桐深深吸一口晨风，说：“这就好。北海，我这回又是给你们压担子来的。你们赤沙得下决心，起飞脚，三年之内，要超过富裕渔民的生产水平。”

口气很平和，话语重千斤，大伙心里一震，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啊，三年？！”

“怎么样？不行么？”

“行，行！”人们朗声回答，齐刷刷的。

“不管你们答应不答应，反正不行也得行。不行，算什么集体渔民！嗯？”赵玉桐闪动着炯亮的目光朝人圈打个转，看见大伙在挤眉弄眼地笑，便呵呵大笑起来，声音响亮而豪放。接着他朝鱼炮扬一扬坚实的下颚：“鱼炮，听说你们拖对得鱼三千多担了，是吧？下个狠劲搞一对高产船，拿下五千担，劳模会上见，怎么样？”

“好，好啊，一言为定！”鱼炮大声回答说。

“嗨，好大的气派！”

“赵书记，要是拿不下五千担，”鱼炮摊开巴掌做把刀，在脑门上使劲一扫。“你在干部会上刮我的脑壳！”

大伙“轰”地笑开了。赵玉桐用喜爱的目光打量着这班精

神旺壮的渔民，说：“同志们，合作社一定要增产，这是党中央的指示。合作社一定要办好，标准是什么？最根本一条就是要增产增收。假如合作社的产量比互助组和单干船低，或者不相上下，那就是吃败仗，要你这个合作社干什么啊！”

赵玉桐顿一顿，继续说：“你们赤沙最近扩了社，要全力抓巩固，没有现在的巩固就没有今后的发展。不是有人说‘办社容易巩固难’吗？这话不对，也不是全无道理。巩固社要花气力流大汗啊。阶级敌人必然要破坏，富裕渔民必然要反对。他们硬是要同我们比，比产量，比收入，比家底。好家伙，比就比吧。我们就是要咬咬牙根，硬是把他们比下去，两三年内超过他们，他们就伏伏帖帖，合作社也站住脚跟了。这是一场和平竞赛，又是一场政治斗争啊。政治不是喊口号，讲空话，这就是政治！”

朱部长从旁插话说：“后山社上个月有个富裕渔民闹退社，我们的陈叔公对他说，‘你要退社吗？可以，你是嫌我们穷罢了。好吧，我同你打个赌，两年后见高低，两年超不过你，我自动下台；要是你输了，我照样给你入社，不过你要在大会上认个输，你干不干？’富裕渔民想了一个晚上再不敢闹了。我们的陈叔公就是有气魄！”

“好嘛，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有远见，有气魄！”县委书记大声赞叹着，站起来，两手叉腰，微微地昂起头，习习晨风撩动他的衣襟。瓦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两只苍鹰伸展着坚硬的翅膀，在金色的阳光下盘旋。赵玉桐耸起一双浓密的眉毛，纵目观看了好一会，深沉的目光又落在

罗北海身上。

“北海，再给你个任务吧。县委打算在十月份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部署今冬明春的合作化高潮。县委认为赤沙建社、扩社以至巩固社的经验还是可以的。你准备一个发言吧，用优异的成绩向大会报喜，嗯？”

罗北海听说要他发言，有点作难地憨笑着。

“有困难吗？”

罗北海正要回答，在舵台值班掌舵的桡仔却抢先说话了：“放心吧赵书记，困难九十九，难不过我们一双手！最难，也难不过你在黄竹山打鬼子嘛。”

赵玉桐转过脸来，诧异地打量这个黑呼呼的小伙子：“噢，好厉害的一张嘴。小鬼，世界大着呢，你就晓得一个小小的黄竹山？”

在县委书记面前，桡仔毫无拘束，反而来个顺风驶篷，笑嘻嘻地请求说：“赵书记，你就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吧。”

这时，二号船的社员也过船来了，大伙一听桡仔出的题目，都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赵玉桐同朱部长相视一笑，向大伙点点头，重新坐下来。

“黄竹山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讲就讲红军过雪山的故事吧。”他说。接着他向大伙讲了一个使人毕生难忘的故事……

回想起这一幕，罗北海感到浑身是劲，仿佛看见这位斗志旺盛的老同志，正穿行在万顷碧波之间，向自己挥臂召唤。这时，邹刚看看表说：

“快到点了，进去开会吧。”

听了电话会议之后，赤沙社的社委和船长二话没说，一致决定后天中午启航。最后，梁大胜对修船补网扫尾工作作了安排，明确了干部分工：他落四号船，罗北海落二号船，苏老泉、周东不出海，负责湾里的后勤工作。

芹姑问：“我呢？”

罗北海说：“你落一号船，同周兴做个伴。”

芹姑翘起嘴巴：“我不去。”

罗北海笑一笑说：“去嘛，是这样的，区委安排吕老师出海，她同阿兴有约在先，到一号船跟班。她头一次出深海，是很不容易的，你同她作个伴，好好照顾她。不过出航时间紧迫，也许她赶不上了。”

吃过中午饭，干部们都坐不住了，匆匆忙忙往外走。苏老泉拉着梁大胜到船厂看新船去了。罗北海和鱼炮刚走到门口，马鬃社的林源和麻湾社的社主任把他们拦住。林源说：

“两位老兄请留步，我们有事相求。这摆海我们来个协同作战吧，我们一致公举鱼炮船长做带帮的，怎么样，不负众望吧？”

罗北海望着鱼炮，鱼炮一口答应：“行！”接着又拧起粗眉说：“这些日子，我们船上的人够拍档，蛇王友也勤快了，就是沙皮狗最讨厌。北海哥，你给调整调整嘛。”

提起沙皮狗，罗北海也禁不住皱皱眉。前些日子，社里曾经追查过钱常兴出走的始末，查明这风声首先出自沙皮狗

之口。大家心里犯疑：为什么他的消息如此灵通？可是沙皮狗一口咬定，他是五更天起来解手时看见钱常兴开船的，别的一概不知道。联想到沙皮狗同戴子炳的密切关系，联想到他最近的种种表现，罗北海感到此人身上很不干净。他思索片刻，说：“好的，把他调到二号船来吧。”

在区公所门前，林源又拦住邹刚和扶着自行车的刘文字说话。林源拉下一副苦相，恳求说：“邹书记，这是怎么搞的？你早不走，迟不走，偏偏在关键时刻离开马鬃社，又不补派个人来驻社，这，这不大妥当吧？”

邹刚正要解释，刘文字从旁插话说：“林老源啊，我们摆不开嘛。老邹转到麻湾，这是区委决定的。麻湾是三类社，问题多得很啊。你们这里还好些，就大胆放手嘛。”

“喔，这就更不成理由了。你看，全区就这么三个社，你们两个头头，一个跑麻湾，一个跑赤沙。我们马鬃倒是成了没娘的孩子。讲到问题多少这一层，赤沙还不是鼎鼎有名的一类社吗？嗯？”

邹刚说：“老林，刘区长要调动了。”

“刘区长？他……”林源打个愣，罗北海一怔，也从后面抢上来。

“是这样的。”邹刚解释说，“县委为了加强对三大合作的领导，决定抽调老刘同志担任县渔业供销社主任。通知来了好些日子了，因为区里人手少，我也是新来，我请求县委把他留下个把月，也没有对你们讲。恰巧刚才县里来电话，专署要召开县渔业供销社主任会议，明天报到。这一回老刘不